

蒋丽萍

水月

DASHANGHAI
XIAOSHUOCONGSH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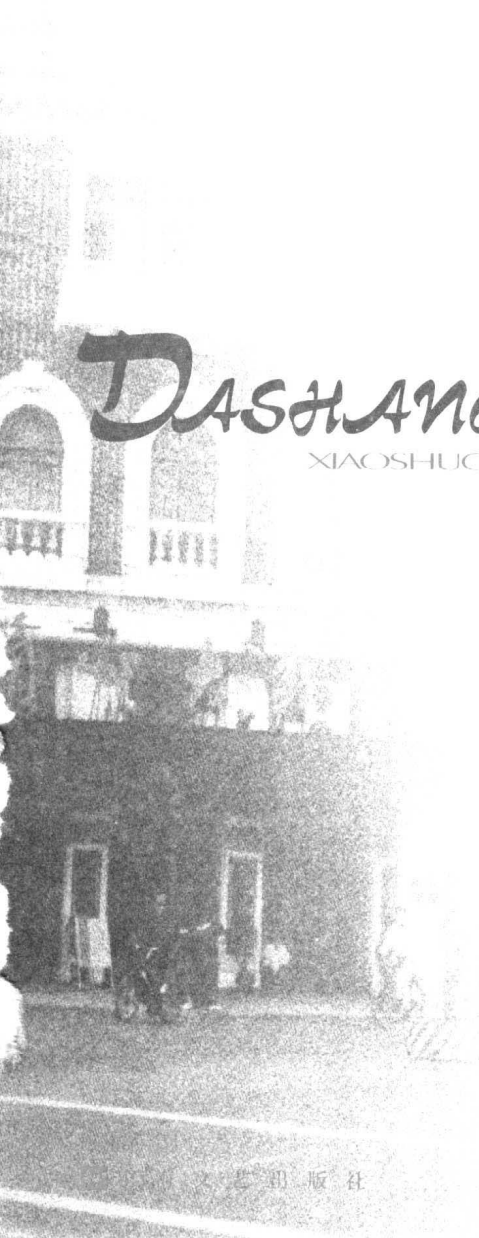
大上海小说丛书

蒋丽萍

水月

DASHANGHAI

XIAOSHUOCONGSHU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左 泥

封面设计：王志伟

水 月

蒋丽萍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件：calcm@publicl.sta.net.cn

网 址：www.a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师大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375 插页 5 字数 319,000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5321-1885-1/I·1519 定价：19.00 元

内容提要

故事发生在九十年代初。小镇上的女孩水月，天生丽质，艺术秉赋超群，被越剧名旦汪友兰赏识，收为学生。水月成名后脱离了汪友兰，来到上海。由于戏曲不景气，水月被迫步入流行歌坛。歌坛经纪人对她进行“包装”，使她一举成为全国一流红歌星，从此水月与传媒、与男人、与名利场结下恩恩怨怨的复杂关系。水月在国内名利登峰造极，经纪人又将她推向海外歌坛，不料因此水月陷入前世孽缘……

作品不仅以传奇式故事取胜，其刻画人物尖锐细腻，生动再现了娱乐界的众生相及一些幕后的的是是非非，给读者艺术享受的同时，发人深省。





更响地叫好。失前在小房间里……

下意识地用手把裙子的胸口朝上拎，头微微低垂下来，竟足如同海棠微醉般的妩媚，台下有人

她一惊，好

喝了一声，面大声

有人在下

上是那神迷茫和羞涩的交织

懵懵懂懂走到了台上，脸

一样地涌起来，她憎

跟突然决了口的江河

当水月听到（迪迪小姐）的时候，心里就觉得



水月又一次在这样大的场合演唱，她本能地知道
在这里演唱，感情浓度要好几倍，才能被
观众体会到。
腔不能一泻
来。今天，
若有若无
在台上走
种摇曳
和风吹
表的。

普
让人感觉
痕迹的微笑，
乙到花朵开
一样的
执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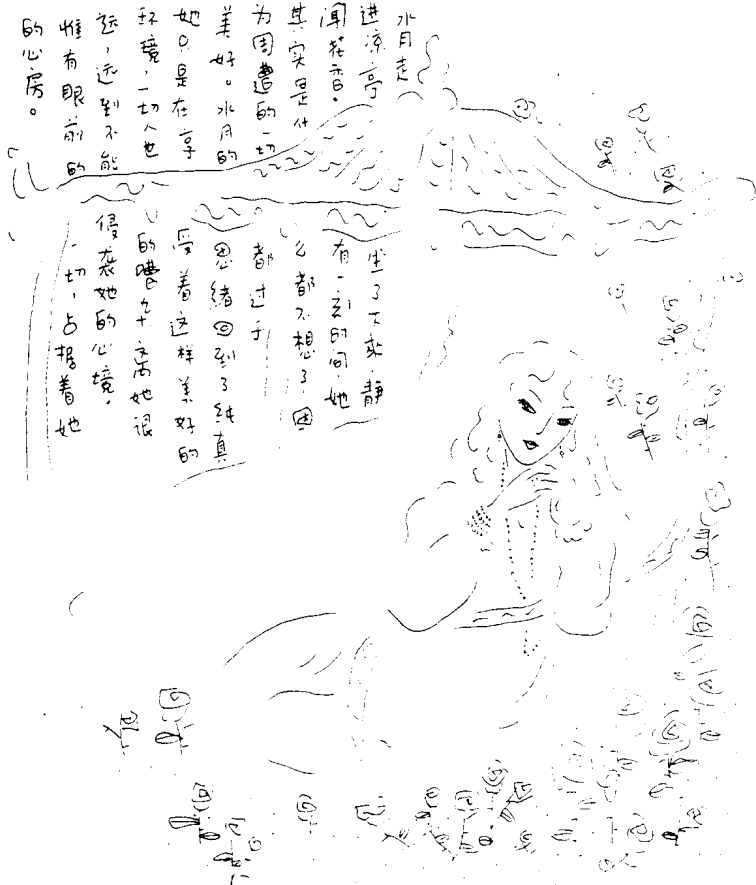
了。见她边唱边
动，姿态是那
多安的，就
柳一样
脸上的
情是那
样。

大地如流，望不尽千古英雄
 结多少来，江声浩荡，说不
 尽万般美女柔情似海……
 水月的声，
 音里果，
 然充满了
 了让人震
 颤的，
 因素，
 高亢的，
 时候，
 她简直
 有一种
 直冲云霄
 的气概，高
 音因为底气十足，
 而显得游刃
 有余。低音则绵的，
 时候她的声音几乎就
 跟丝绸水泽一样，若隐若
 现……



伴唱带送出了过门，音乐一响起，
 水月的神志就起了变化，犹如秋风扫
 落叶，吹动了视野，节奏摇曳，水气渐渐
 顿时场子里有了一阵肃然，蓝衫感
 觉出变化，心中一阵窃喜。待到水月开
 一唱，全场的人都好像被释放到一个
 陌生的地方一样，完全浑然。

水月走
进凉亭
闻花香。
其实是不
为周遭的一
切美好。水月的
如只是在寻
环境，一切不
能，远到不能
惟有眼前的
的心房。



坐了下来，静
有一刻时间，她
么都不想了，因
都过于
思绪回到了纯真
的，带着这样美好
的，她九十年代的
得在她的仙境，
一切，占据着她

“大上海小说丛书”编委会

主 编：徐俊西 孙 颢

副主编：叶 辛 江曾培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富荣 毛时安 叶 辛 江曾培 孙 颢

李小林 宗福先 郑宗培 罗 洛 周介人

金福安 赵长天 徐中玉 徐俊西

编辑说明

“大上海小说丛书”是上海市作家协会与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编辑的丛书，出版反映以上海为主的都市题材，表现当代上海人在改革开放中创造的宏伟业绩及其生活、情感、命运、人际关系、价值观念等变化的比较优秀的小说作品，展示世纪之交时期的小说创作实绩。

“大上海小说丛书”以长篇小说为主，计划每年出版五种。

“大上海小说丛书”设编辑委员会。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6年8月

序

徐俊西

文学创作中经常面临着这样两个反复出现的问题,即一个是文艺功能的问题,一个是怎样实现这些功能的问题。

新时期以来,在激荡深刻的社会变革和日新月异的文艺思潮面前,文学创作的审美追求和价值取向也引发了一场空前活跃的探索和实验——从原始寻根到现代超越,从反映现实到表现自我,从功利主义到唯美主义,从形式结构到内容消解,从意识流到黑箱工程……短短十来年的时间,几乎让人们体验和见识了本世纪文艺史上所有的主要思潮和流变。而正是在这种纷繁复杂的理论探讨和创作实践中,人们对于文艺的功能问题有了更多的新的体验和思考:一方面对于审美形态的多样性和多元互补的审美效应表现了应有的理解和宽容,一方面对于某些文学主张的偏颇和文艺功能的丧失感到关切,并希望以往文学创作中密切关心社会、关注人生的现实主义传统能够得到继承和进一步发扬。正是有鉴于此,便有了我们这套“大上海小说丛书”的策划和创作。

顾名思义,“大上海小说丛书”是以反映上海的生活题材——特别是当前改革开放的波澜壮阔的现实生活为主要的艺术追求和价值取向的。我们希望通过当代中国这一奇迹般发展

腾飞的国际大都市生活面貌的艺术展现,能够生动折射出现代社会的时代精神,表现上海人民的生活愿望和审美要求。

然而我们知道,生活题材本身的意义并不能直接等同于文艺作品的审美价值和思想意义。因为文学创作虚拟性和典型化的特点,使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生活形式已不是直接的、单向性的客观真实,而是作家艺术家的主观体验和客观现实双向建构的“虚的实体”。这种“实体”在某种意义说,已经失去了给人们直接对应和效法的现实性和实践性的品格。正因为这样,文学与生活之间的认知关系是一种十分复杂的审美过程,需要有关文学的专门知识来加以理解和阐述。

一般说来,人们在进行文学阅读时,所注重的并不是作品中人物事件的表面的模仿价值和实用意义,而是通过这些人物命运和事件所显示出来的生活意味和情感形式。这样,尽管读者明明知道小说中所描写的人和事大多都是“纯属虚构”的,但只要这些意味和形式能够启迪人生,引发共鸣,就能产生一定的审美效应。而作品中揭示的生活意味越深刻隽永、新颖锐智和富有人生况味,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认识作用就越大;所展现的情感形式越能够陶冶性情,净化心灵,并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震撼力,作品的欣赏价值和艺术品位就越高。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们在深入当前的现实生活,努力感受和捕捉新鲜生动的生活形式的同时,还必须注重提高自己对生活的洞察力和想象力,加强自身的人格力量,因为“除非自己站得比别人更高,才能领悟到别人所没有领悟的生活真谛;除非自身灵魂是美的,否则便看不到美”。

最后,不言而喻,文学作品的任何价值和意义都必须通过大众阅读才能实现,所以雅俗共赏便成了我们这套丛书刻意追求

的审美特征。即既要有较高的文学性和艺术品位,又要有大众文化和畅销书的欣赏趣味和特点——故事性强,叙事方式和语言生动晓畅,有大众所关心熟悉的人物命运、社会热点,并能符合和满足普通人的欣赏习惯和生活愿望等等。当然,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还不容忽视当下时兴的、有效的各种宣传促销手段和现代化的传媒方式,包括文学和影视创作的相互转换和相得益彰的操作方法。

总之,期盼我们的这套小说丛书能够成为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繁荣的一个花絮。

1996年8月18日

桐溪镇今天晚上唱大戏。

友兰越剧团在这里演出《长恨歌》。

桐溪镇凹在青阳山里，团团转的都是山。桐溪自青阳山流下，经过镇子，故所以镇上的房子都建在溪水两旁边。镇上人家终日聆听哗哗流响的溪水，日子过得既喧闹又寂寞。镇子不大，从东头走到西头不过喝一杯茶的工夫。镇上人家，大都做点小生意，供应一些山民需要的小百货小农具。有一家茶馆，有一家面店。茶馆兼卖面，面店兼卖馄饨和梅花糕。镇上还有一种手工业，家家户户都做的，那就是用青阳山上的青丝草，晒干以后编织草帽。过一段时间，就有人来收购。这营生一般由女人来做。她们或者在自家堂屋里，或者在太阳底下，三五成堆地，边做边谈笑。女人的声音就和在干草的香味里传播。镇上平常日子是没有什么动静的，所以女人的声音就好比沙漠里的一簇绿，走近了是能够感觉到的，一出远了，就淹在漫漫荒漠似的寂静里了。

太阳还在镇西面的凤尾山头上悬着呢，就有一批批山民沿

着一条条山路下来看戏了。他们很早就知道了镇上要唱大戏的消息,这使他们平静寂寞的生活产生了波澜。年轻人有了一次集会和调笑的机会,年老的有了一次回顾历史的提示:许多的故事都是从唱大戏开始的啊……

水月一个下午连一个帽檐也没编好。她是有名的快手,平常日子,别人一天编五六顶,她能编八九顶。西斜的太阳把水月的脸分割成两半。一双秋湖一样清澈的眼睛被阴影遮住了,深潭一样了。鼻尖尖和嘴悬在微微发红的光线里,柔和而又优美的线条似在空气中颤动,给人即刻消融的印象。一身青布衣裳和发青的干草浑然一体,像长在一起似的。

水月娘拎了一篮洗干净菜从外头进来,就这么几步路,她也显得力不胜任,喘气已经很急促了。往常,水月见到这样的情状,一定会轻盈如小鹿一样地弹跳起来,接过母亲手里的东西。可今天,她却对母亲视而不见。见女儿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水月娘就说:心思不在了,还坐在此地装什么样子?

水月被妈窥破了心思,脸就红了,转动中就有花一样的妩媚。只听她娇嗔道:人家巧云娘今朝一天都不要她做营生叻!

水月娘啐道:巧云娘也是瞎起哄,又不是嫁女儿,大清早要起来忙上轿的!

水月听了就笑起来。她一笑就刹不住,整个一个人就在这样的微微的震颤中舒展开了。

汪友兰坐在轰然作响的溪水旁,望着白如玉珠的水花出神。

剧团是中午到的,一千人马被安排在镇上的观音庙里。戏台就搭在庙门前的空地上,吃过中饭后就有人坐在那里等开场了。

汪友兰是这个剧团的艺术指导。曾经名列越剧四小名旦之首的汪友兰原是在上海唱戏的,红透半边天。后来到了陨城,组建了友兰越剧团。她至今孤身一人,除了在排戏的时候,平时她少言寡语,和一般艺人的活跃和随和大不一样。五十开外的汪友兰看上去就像四月的海棠树,清丽中有着寥落,叫人觉得生活对于她来说,已经是一桌开始上水果的宴席,没有什么可期待的了。

桐溪镇的演出是早就定了的。她们剧团每年都有到乡镇演出的任务。原来想演几出折子戏,像《九斤姑娘》、《十八相送》、《三盖衣》什么的。后来考虑到《长恨歌》是新排的,不如在乡下多演几场,滚熟了也好参加今年省里的新剧目汇演。

此刻,面对着青山绿水,汪友兰其实一无所见,她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最近,她时常做一个相同的梦。梦中总有一个小动物——既不像羊也不像狐狸可又有点像羊又有点像狐狸的动物,时时处处尾随着她。昨天晚上的梦里,这个小动物开口对她说话了。它说:为什么你不让我在你的床上睡下来呢?急得她一骨碌从床上坐了起来,一手挥去,抡了个空,才知道是在做梦,就此一夜没睡着。

她觉得这个梦是一个强烈的暗示,可她自己又觉得这么想近乎无聊。想摆脱,却是不容易了。一个人,就有些晕晕乎乎的。她把这归罪于晚上的睡眠不好,一路上一直闭着眼睛。团里的人都知道她喜欢清静,也没人凑上来打搅她。可是,一路上也没有一分钟的睡眠。到了桐溪镇,别人忙着装台,她对团长应桂华说了声我到镇上去走走,应桂华说晓得了,还把演杨贵妃的青年演员陆茵挡了回去。原来,陆茵想向汪友兰请教一些唱腔上的事,应桂华对她说,汪老师今朝有点不舒服。你的事汪老师